

责编/乐建中 审读/邱立波 美编/雷林燕

日新街书肆

一铲文摄

振新書局

本會館專售文具書籍學校用品小說雜誌以及一切新品刊物圖書等類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如蒙各界參觀極欣榮幸

寧波東大街大池頭 電話二一三〇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里的名句，本意是劝诫君子自省，每天都是崭新的自己，也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意思。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宁波经历小范围机构裁撤，官宅变为名业，开设市肆。这句话里脱出两条街巷的名字，日新街、又新街。两条街的位置都在中山路和药行街之间，相去不远，且都是短街，如一对孪生兄弟。

这对“兄弟”没有辜负它们“有文化”的名字。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带是宁波著名的“书店一条街”，书肆林立，翰墨飘香。宁波旧日地名谣“十多歌”里有一句“日新街里书局多”，形容的便是这一场景。

不过它们在后世的命运不太一样。日新街一次次拓宽、延长，终于在今日成为一条沟通南北的市中心主干道；又新街默默地消失不见，成为历史名词。而相同的是，两处的旧日书坊尽已消失，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投稿E-mail: ljz@cnnb.com.cn

波甯

花雨樓叢書○黃黎州南雪文苑○陳粹齋山水譜○丁度集韻○全謝山水經注○結地亭全集○明儒學按○醫門新編○東西各種醫書○花日繁多○不堂文具○代售處上海千頃堂以及各大書坊

汲綆齋古今書籍

黎州南雪文苑○全謝山水經注○范文正公全集○唐寅詩文

波甯 文明學社特別廣告

本社自開設以來已將十週所有歷年售存各種新小說以及教科參考英文等書不下數千本茲特另行減價照碼概售五折以副惠顧諸公之雅意如購碼洋五元以外一律照碼四折以示多寡之區別倘有現購他貨者每元贈小碼洋二角餘可類推

日新街文明學社謹啟

汲綆齋書局

清末民初年，私人刻書蔚然成風，帶動書業大興。日新街鼎盛時，有五大書店同時開門，汲綆齋書局、新學會社、文明學社、競新書社、明星書局，此外還有規模稍小的文星書局，與一些開設時間不長的書店。幾乎每家店都有一車故事。

最重要也最有名的當數汲綆齋書局。綆，音“耿”；汲綆，指的是汲水用的繩子。若將知識比作泉水，汲綆便是通向學問的途徑，實在是書店的好名字。

據一些回憶文章介紹，汲綆齋書局在道光初年便存在了，是寧波近代創辦最早的書局，位置在日新街東門街口，坐東朝西。書局由鄞縣三橋鮑氏、慈溪乍山嚴氏合資創辦，起初出版木刻古籍，如《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等。

1997年的《寧波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說在鎮海一居民家中曾發現一冊1845年汲綆齋鉛印本《四書便蒙》，比當時公認的最早鉛印本為北京同文館印本的说法提早17年。從而證明汲綆齋是最早由中國人創辦的鉛印出版機構。

這一點並非不可能。有材料記載，1845年，美國長老會創辦的花華聖經書房遷至寧波，用其發明的“香港字”字模排印宗教書籍，並對外出售鉛字，此為外國人在寧波經營印刷業之始。汲綆齋書局出資向其購置鉛字印刷設備，並“洋為中用”，用“香港字”試排印刷了《四書便蒙》，由於鉛印字體字跡清晰，又成本低廉，適宜大量印刷，結果大獲成功。

汲綆齋書局為雙開間樓房店面，房屋寬敞，為寧波各書店之冠。書局前後兩幢，前幢為店堂，後幢是古色古香的客堂。清代地方官常服青衣小帽，隨帶侍從選

文星書局

基本國定 大東學校 文具 發批售門 廉低價定

口街新日橋 號九七一街橋車

老報紙上的書店廣告。

購圖書，其他儒生、候考童生也常惠顧。

1897年，鄞南陳婆渡鮑氏三兄弟在上海創辦商務印書館，開業之初，曾以鄉誼向汲綆齋求援，汲綆齋派出熟練的印刷工人前去支援。因為這種特殊關係，汲綆齋後來成為商務印書館在寧波的特約經銷處，成為其競爭的一大優勢。

新學會社

離汲綆齋最近的書店叫新學會社，由奉化人創辦。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也驚醒了部分知識分子。奉化最高學府錦溪書院主持人江迴和朋友们發起，將錦溪書院改組為龍津學堂，以講究新學、培養人才來救國。當時正整理編纂《奉化县志》的孫表卿等人也參與到學堂創辦中。

新學的創辦，讓孫表卿等人日益感覺到知識傳播的重要，在友人周世棠提議下，上代經商、經濟上比較“有辦法”的孫表卿籌集了一筆款子，於1902年左右，在寧波開設“新學會社”。書店主要任務即買賣新書，滿足進步知識分子的要求。

後來龍津學堂舍監庄崧甫等人因想擴充校舍與地方上鬧了矛盾，到寧波新學會社“避風頭”，接管了書店工作。幾個書生沒有經商經驗，生意虧本快要關門。孫表卿等決定增加資金到上海去開店，增資後最大的股東是小港李家的李霞城。這樣新學會社的重心就由寧波移到了上海。

到上海後，書店人員接觸到更多進步人士，革命性愈發強烈。辛亥革命中，新學會社實際上成了印發告示、購買軍械的據點。民國時，庄崧甫出任浙江省軍政府財政司司長，後改任鹽政局長，他堅信“農業為富國之本”，非常重視農業水利工作，自己也著有《農政新書》《養蠶必讀》《螟蟲防治法》等，通過新學會社發售，極為暢銷。

從新學會社上世紀20年代在寧波報刊做的廣告來看，其書籍營銷分蠶業用書、醫藥用書、工業用書、商業用書、雜用類書、小學用書、女學用書等門類，特色很強。

新學會社堪稱中國近代出版農業圖書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出版社，1935年1月上海總店更名“中國農業書局”，足見其影響力。不過隨着庄崧甫年老病

退，其子庄逸林後期實際掌握書店職權，對書局中的進步學者加以排斥，路越走越狹。

解放前幾年，報刊廣告上新學會社幾乎完全成為一家售賣教科書的門店，看起來也頗有滄桑之感。

文明學社及其他

與新學會社貼鄰的書店叫文明學社，由鎮海王蕉化籌資開設，專門供應筆墨紙硯、簿冊抄本、鋼筆墨水等各類文具，兼營教科書。

因為教科書需求大生意好，其實無論文明學社、新學會社，還是專營古版書的汲綆齋書局，後期都不得不迎合潮流，兼營新版教科書和文具用品。據文明學社經理顧耐仙回憶，因三家店都在日新街，每逢春秋開學季，短短一條街，頓成鬧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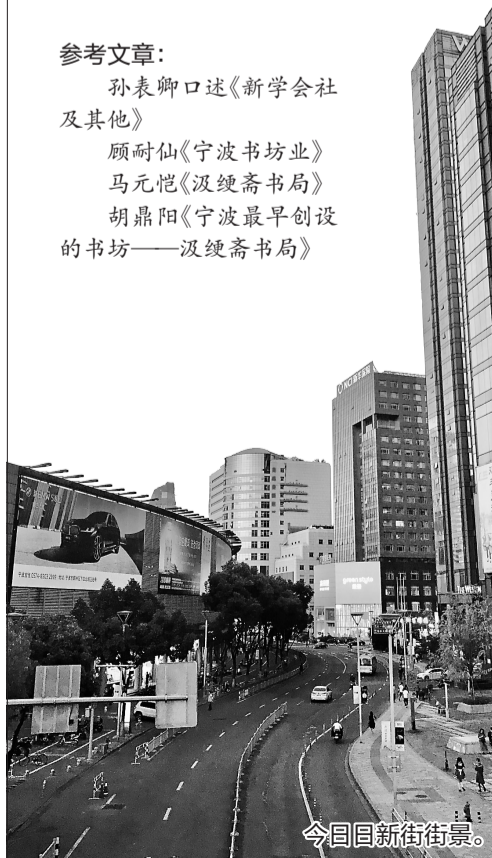
民國初年，新學會社職工徐正甫籌資開設競新書社，幾年後，文明學社職工張耐馨開設明星書局，也都在日新街上。又隔幾年，汲綆齋書局業務主任錢鈞培離店獨資在東大路籌設振新書局，距離也不遠。其中，“新學”“競新”面向奉化、“文明”“明星”面向鎮海、“汲綆”“振新”面向鄞縣，其餘區縣成為“爭奪”對象。

1938年夏，為了避免同業競爭過劇，六家書店成立了教科書聯合供應機構，簽訂合同，各占不同份額。不過好景不長，隨着寧波淪陷，各家書店均受打擊，供應教科書的“公棧組織”也辦不下去。解放前，幾家書店只能勉力維持。

解放後，書坊業歸新華書店管轄，幾家書坊陸續改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工作人員也走向不同領域。而日新街上，上世紀50年代曾短暫開設新華書店日新街分店，後搬去開明街。約十餘年前，寧波民營書店新世界書店曾試圖在日新街立足，最終關門歇業。日新街書肆業已成為歷史。

參考文章：

- 孫表卿口述《新學會社及其他》
- 顧耐仙《寧波書坊業》
- 馬元愷《汲綆齋書局》
- 胡鼎陽《寧波最早創設的書坊——汲綆齋書局》



今日日新街街景。